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鄧以伊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八

高祖上

項籍 温公 老泉 李靓 東坡 何去非

高祖入關 子由

還定三秦 唐子西

食其下齊城 吴鎰

撓楚權趣刻印 東坡

紀信詐降楚盧藏用

楚殺周苛李覯

楚置王陵母軍中欲招陵王元之

斬丁公皮日休　温公

封雍齒温公

劉敬以公主與匈奴和親温公

平城之圍東坡

貫髙謀逆温公

項籍

司馬溫公曰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違安行無禮忍為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材高者見疑功大者被黜推此道以行之雖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老泉曰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

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先主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

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若急引兵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能出此而區區與秦争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

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卒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矣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

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而解趙之圍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獘吾恐秦未獘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

孔明棄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劒門守可以為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自全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直可以控天下又烏𠊱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塗者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得一金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烏乎是求不失也

非求富也大盜至刼而取之又烏知其果不失也

李覯曰溥觀周秦之顛粲乎簡冊吁可駭耶惟秦失在强惟周失在弱上慢下凟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得不衰世教得不張且天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王起於豐沛籍起於會稽陳吴之徒自稱曰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籍乃仗劒撥亂希當天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

鼓於舟中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鋭氣聳利鋒抵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咼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猶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撓其師

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亦不可窮物亦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獨垂遂飲帳中棄甲麾下鏡分美人飈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逝鳥嬰羅而翔然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鶤鶵丘陵足罔不蹙首胡不攅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哉

何自慷慨斷焉若斯之甚耶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親諸將不携矣明而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一二臣之能計之哉至覩謀於漢者皆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皆昔其將也公不容之故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益天理有

素乎故生項以靜雖生漢以牧人靜雖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平成臯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

東坡論項羽疑范增曰漢用陳平計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

失天下當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以此為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

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堪非羽弑義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廢之非增之意也夫豈非其意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何去非楚漢論曰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

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知者劉漢是也益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為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氏其亦不幸過敵於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則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益踈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王之於力嘗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

之氣盖於一時手裂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覩其所頼以為資葢有類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摶捽决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强所謂真力者彼固莫之或知也是以輕指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寓其暴卒舉而遺之二三降虜反懐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為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於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唯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為是之為者可勝罪哉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帝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

罪者以其為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帝挾其在已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葢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此所謂真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於其西遷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

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其畫婉矣乃怵於妄議一旦拒關無納東兵以逆其衆集之鋒幾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甲而驕之當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懽心奠枕而王關中撫循其衆徐爲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猶獲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并三秦定齊魏收信越以與項王角者數歳僅乃得之向使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黥之徒分疆錯壤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土尚可得而兼哉信乎王者之

興固有所謂驅除者也

高祖入關

子由曰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强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

鋒所至如獵狐兎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昔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疾庖丁之解匠弓者不疾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刄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疾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疾漢祖之能刄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

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疾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疾上之臣也

還定三秦

唐子西曰高祖既破陳豨還至雒陽嘆曰代居常山北而趙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恒爲代王以代郡鴈

門屬馬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者矣荆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山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荆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絶益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食其下齊城

吳筠詩曰食其昔未偶落魄為狂生一朝君臣契雄辯何縱横運籌在漢業憑軾下齊城既以智所達還

為智所烹豈若終賤貧酣歌本無營

撓楚權趣刻印

東坡曰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言吐哺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

紀信詐降楚

盧藏用紀信碑曰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

力以從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徳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與漢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墮百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懐楚專制立約雖負河山藉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莫敢牴牾焉而高祖奮于漢

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困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歷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載黄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餽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冑以立誠

鉏麑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為壯其節則全然大機則無以尚矣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狥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絶君名寢齋以析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云云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

也威儀不忒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輝鑠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殊尤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韙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

磊朗瑰詭俶儻奮威武兮虎鬬龍戰扶危制變挫彊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楚殺周苛

李覯周苛碑曰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暨漢祖以新阨雎水之圍而遽保滎

陽楚人四攻之内無全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以免乃命周苛寄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摇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援以利兵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瞵矍大畧於守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户為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榖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駭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

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絶若傾汝死無日矣

且秦政反道殲裂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令君之

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曽不知天以絶之而望與

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將厚崩何

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責已聲如乳虎指

左右捽公於沸鬲公奮身不顧蹈鬲而卒嗚呼糜軀

冀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者獨苛有

焉與夫由子受戈弘演内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

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感公之英
果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云龍戰未分
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
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寃
萬古悽酸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楚置王陵母軍中欲招陵
王元之陵母碑曰凡言古之賢母者鮮不以孟子之
親陶公之母為首稱耳咸謂其斷機勸學截髮迎賓

之最也嘻二母之賢率不過勉文學干禄位奮身豈家揚名立言而已其有効忠貞之節持剛烈之風金堅赤心芥視死命殺身於亂世致子於明朝者陵母之謂乎昔秦之興其猛如虎鼓吻張顋七國皆懼及秦之亡其駭如鹿走野奔原羣兇競逐爰有劉項干戈勃興四瀆波湧八極雲騰乾坤為之蕩動嶽瀆為之分崩黔首無主惶惶兢兢大寶之尊知歸于何所矣由賴天輔有德民懷有仁既殛之以暴秦終授之

於炎漢初離豊泗見應天而順人洎擊崤函果闗項而授沛沛公未能小康項氏於為赫怒反有戰攻之意復為仇敵之邦然而沛切旁求項唯自用故楚失之以范增漢得之以王陵彼折羽翼我全股肱項氏計屈驅陵母以招之母謂漢取以德知其必克項取以力知其弗獲對使仗劍氣雄辭直義泉沃地忠魂貫空寧忍愛以割慈不棄同而即異陵以之而絶望漢以之而得賢卒使陵忠而事君崇分萬戶煌煌馬

名冠于漢史赫赫焉功高於漢廷與夫斷機截髮者何其遼哉論者曰周有十亂文母在焉陵母之功其次矣余謂不然矣且文母也子有西伯之封臣有九人之助來周之王取受之易如反掌矣又胡難哉陵匹夫也母老姥也識漢之聖明嫉項之强暴對陣前之效死俾歿後之成名豈伊區區文母得伍邪式昭威烈遂述銘曰母之容髮乃老姥兮母之器量識明主兮抗對項氏曾無怖兮伏劒而死甘爲虜兮婦人

之服衣兮衾兮有忠有烈男子之心兮男子之服冠兮益兮惟邪惟佞婦人之態兮吁嗟姦臣無節槩兮

斬丁公

皮日休曰忠之為稱也非以委身事人不以猜悟貳其心不以辯説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乎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悟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説之足入乎上有間則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禄怯生而仕者上有

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悟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誇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謟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謟即尚而已矣是疑貳而去其心者也烏乎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悟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

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則有利則存不利即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悟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温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天下豪傑招亡納叛

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内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乆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禄四百餘年宜矣

封雍齒

温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卿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劉敬以公主與匈奴和親

温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説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惟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葢上世帝王之治天下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以為智術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平城之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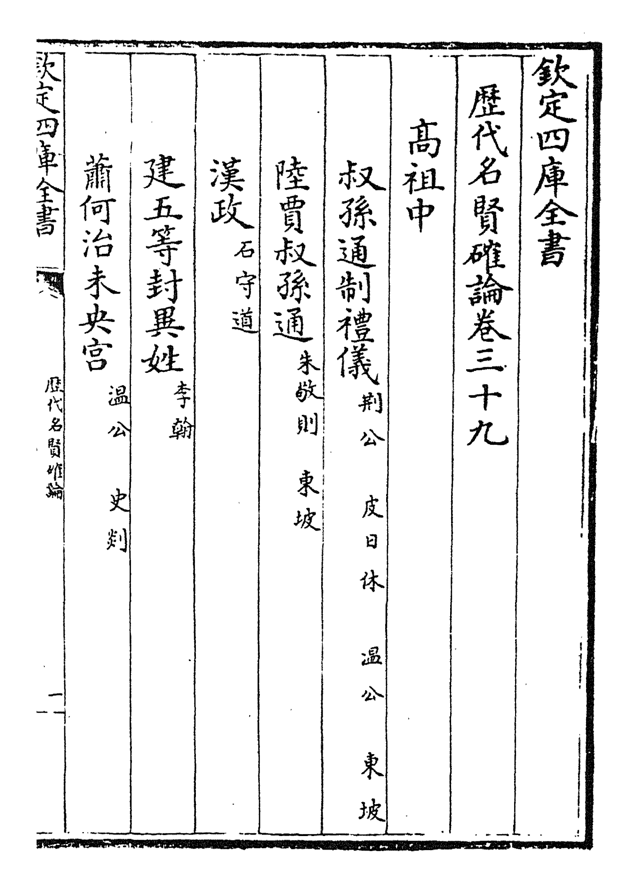
東坡曰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敵有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敵有雜仗則傅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貫高謀逆

温公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

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歴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八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九

高祖中

叔孫通制禮儀 荆公 皮日休 温公 東坡

陸賈叔孫通 朱敬則 東坡

漢政 石守道

建五等封異姓 李翰

蕭何治未央宮 温公 史剡

高祖唐帝之後 柳子厚

赦季布 東坡

高祖御將 老泉

叔孫通制禮儀

荆公詩曰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王欲有為兩生皆不欲草具一王儀羣豪果知肅黃金既徧賜短衣亦已漬儒術自此彫何為反初服

皮日休曰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

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商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刋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儀毀時無聖人茍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

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牕生其制吻刋厥式非不標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㭬難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

乎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温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静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内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覩叔孫通之儀而嘆息

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通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没而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而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耶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如委巳而從人雖有規矩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毁其規矩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東坡論叔孫通不能致二生曰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為不知時變亦宜也然謹按揚子法言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

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陸賈叔孫通

朱敬則曰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財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獘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取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寛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道之奏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亡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曰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民未起二子顧時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問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忽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

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高帝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取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科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𣈆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

東坡曰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行五教棄為后稷而烝民乃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

不叛豈有它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劒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

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興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

殺豪傑東築臨洮北屬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之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葢儒術之粗也

漢政

石守道曰夫二帝之道至於禹而遂分三王之道至

於漢而乃降舜襲堯之爵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
而已其餘盡循堯之道禹襲舜之爵不能盡循舜之
道帝之道遂分焉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
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
道王之道遂降焉夫皇之道失則降為帝帝之道失
則降為王王降則霸矣吾觀漢以下其不得王道之
粹也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

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宫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幷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而已矣不能革秦之亂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

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三王之道不復非秦滅之也漢滅之也昔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湯不見湯之政而見禹之政紂滅商政武亦受命克循湯治故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踵秦之弊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

見周之政益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又曰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

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并天下羣臣飲爭功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於禹湯與文武也導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其禍亂

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埀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髙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齪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畧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乎疾効使髙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

曹參代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夜飲醇酒寛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樂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

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又曰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於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

時豈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雖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唯使之從使從三王之政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而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君示之以

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呑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鄉射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

民不為漢民為三王之民民不見漢政見三王之政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弘博陽侯章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曁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

時成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
咼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而革去故咼
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
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
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
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
姓信之已貫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
兼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幷小矣而遽

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内畜媚侍外躭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而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章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吾故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建五等封異姓

李翰曰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昺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攬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内疑成計及

見羣心交沮偶語閒興適悟天下不可獨理専欲不能葢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歛手不懐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揺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旣而鑾輅龍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絶烏合之舉此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濫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恃强連交爭之

兆賈誼痛其時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忽忌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獘法覩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吕何不可哉當若畢署禄秩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閑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

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覲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吕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趙趄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烏乎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吕后覲既往之勢折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吕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

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謨協審必無悔矣

蕭何治未央宫

温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其宫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已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宫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宫室而桀為傾宫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

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鄭侯啓之也　又史𤔲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為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為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敝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何固肯為此言

乎

高祖唐帝之後

柳子厚漢原廟銘曰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契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内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啚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冑也汝陰脫帝密網推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鄼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禼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冑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

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兹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

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葢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内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仰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兹閟宫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

夫以斷虵之威安知不運其客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畏敬乞靈烏可已也

赦季布

東坡曰漢高帝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狥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臣

主之法

高祖御將

老泉曰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

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説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之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

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苟或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説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

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内心則
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河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

高祖下

三傑 王元之

張良 李白 荆公 子由 梁肅 東坡 温公

韓信 唐子西 荆公 魯直 劉敞 高錫 高參 温公

陳平 李德裕

樊噲 魯直 六一

高祖欲易太子 東坡

高祖之智 老泉

四皓 元稹 白樂天 李白 荆公 李華 梁肅 孫明復 韋渠牟 王元之 蘇頲

趙堯 東坡

田橫 子由 昌黎

三傑

王元之三傑佐漢孰優論曰夫百姓不能自治命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獨治生賢臣以佐之斠自有天

地建國家歴代已來固非賢而不乂也在昔嬴氏之有天下也蠶食六國虎噬兆民君政法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役五嶺之戍起阿房之宫坑儒學之徒惑神仙之事築城北塞鞭石東溟蒼生嗷嗷上訴求主天命高祖草泰之暴纂堯之緒斬蛇于大澤逐鹿于中原雲飛豐沛之間雷動崤函之地將欲洗萬人之塗炭救六合之分崩乃生三傑以佐焉則有膺炎漢之運儲昴宿之精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

里約法令於三章收圖籍之書全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酇侯為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受黄公之言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蔚為帝者之師封萬户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為二也次乃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强齊如拾芥虜叛魏似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為三也故高祖嘗曰此皆人之傑也吾能用之奮布衣而取天下未為

艱哉然則漢猶鼎也三傑為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為辰以燭之鼎去一足則有欹傾之虞天闕一辰則失經躔之度漢虧一傑則無霸王之業豈非天之道啓聖哲救黎元滅亂秦殄强楚而興大漢哉不然何龍虎風雲會合之若是耶噫輔弼則優劣斯異故謂韓信之功如獵犬雖云有獲蓋指蹤在乎人矣如是蕭張人之功也韓信犬之功也優劣之義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遂之道其在子房乎故蕭公受縶韓信

受戮雖成功于前終貽感於後未若定儲之計從赤松而游遠害全身垂名于萬世者不為優乎

張良

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子房詩曰子房未虎嘯破産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王荆公詩曰張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為素書一卷天與之轂城黄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

絳灌疑

子由詩曰留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名商叟鴻鵠自高翔

梁肅圯橋石表銘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王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叙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神明協成大勲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堯舜方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

征秦項時乃黄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紲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致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黄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道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下為帝師如此其盛也

東坡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劔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

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

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

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獘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强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温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甞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者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韓信

王荆公詩曰韓信寄食常歎然邂逅漂母能哀憐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壇上平明大將旗舉軍盡驚王不疑捄兵半楚濰半涉從初龍且聞信怯鴻門天下已横分談笑重來卷楚氛但以怯名終得羽誰為孔費兩將軍

曾直詩曰韓生沈鷙非悍勇俛身跨下直自重滕公不斬人未知蕭相自追王始用從來儒者溺所聞奇

兵果斬戍安君功成千金購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軍前定策取萬全燕齊爭下如風旋雖云晚計太踈畧此事巳足埀千年君不見秦家丞相衛公子立法治秦㴱如紙法行投鼠不忌器適是天資少恩耳白頭故人一趙良忠言過耳棄路傍吾固知功名成敗不足據直觀古人用心處

劉禹錫詩曰將畧兵機命世雄蒼黄鍾室歎良弓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高參高祖偽遊議曰或曰漢高祖偽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漢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辛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游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

違帝堯以聖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兇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渙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

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於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寖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温公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

也觀其距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

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遜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唐子西淮陰賢婦傳曰賢婦亡姓名淮陰下鄉人蓋老矣貧無自資以洴澼絖為業屬秦末亂離民不覯

未耜者累年矣天下饑饉婦方坐沙上以水擊絮望見城下有客長大帶刀劍彷徨水濱婦私獨怪之遂就與語則壯士也面有饑色婦哀其困館而食至數十日欣然無倦意客感慨曰異日必有重報母是時天下兵動關東豪傑並起婦視客非庸人終能有所就遂佯怒以語激之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之食寧望報乎會楚兵過淮客仗劍從楚戲下楚不能用客亡命歸漢得大將從漢王定三秦與楚人

戰京索閒有功二年八月始涉西河破魏豹九月破
代十二月破趙明年十二月遂破齊蓋自北出至是
歳餘而席卷天下之半明年二月漢遣使立容齊王
又明年引兵會漢垓下破楚天下大定漢徙客王楚
都下邳蓋自寄食五年裂地數千里南面稱孤於是
下令曰求婦報千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之長
者有知識客韓信也云云銘曰項王喑嗚叱增謀謨
信來不呼信去不拘坐視信逋反噬其軀匹夫區區

而知信乎

陳平

李德裕曰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禄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勘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

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此謂王蒙劉長之儔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

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内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樊噲

曾直詩曰漢興豐沛開天下故舊因依日月明抜劍一危戲下酒剖符千户舞陽城鼓刀屠狗少時事排

闓諫君身後名異日淮陰儻相見安能鞅鞅似平生

六一樊侯廟記曰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

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

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

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

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瞋

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

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

高祖欲易太子

東坡曰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刼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

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
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
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
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
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
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嘗告之以呂后太子
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
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

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卻之此固高帝之所輕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强悍高帝恐其為

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很亦不忍奪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强項之周昌足以抗呂后而捍趙王不

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高祖之智

老泉曰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刼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之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

不及則高帝當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吕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殁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

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吕后者為惠帝計也吕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揺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

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産禄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

則呂禄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産禄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四皓

元稹詩曰巢由皆避世堯舜不得臣伊呂雖急病湯

武乃可君四賢胡為者千載名氛氳顯晦有遺跡前
後疑不倫秦政虐天下黷武窮生民諸侯戰必死壯
士眉亦顰張良韓孺子椎碎屬車輪遂令英雄意曰
夜思報秦先生相將去不復嬰世塵雲卷存孤岫龍
潛為小鱗秦皇轉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
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
生遊白雲海内八年戰先生全一身漢業日已定先
生名亦振不得為濟世宜哉為隱淪如何一朝起屈

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頳戚夫人搖大以謀細蚪盤而蠖伸惠皇竟不嗣呂氏禍有因雖懐安劉志未若周與陳皆落子房術先生道何屯出處貴明白故吾今有云

白樂天荅元稹詩曰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懐之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矯矯四先生同稟希世資隨時而顯晦秉道無磷緇秦皇肆暴虐二世遭亂離先生相隨去商嶺采紫芝君看秦獄中戮辱者李斯劉項

爭天下謀臣競悦隨先生如鸞鶴去入冥冥飛君看
齊鼎中離爛者酈其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八難
掉舌樞三畧役心機辛苦十數年晝夜形神疲竟離
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漢高
之季年嬖寵鍾所私冢嫡欲廢奪骨肉相憂疑豈無
子房口口舌無所施亦有陳平心心計將何為皤皤
四先生高冠危映眉從容下南山顧盼入東闈所瞻
惠太子左右生羽儀卻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

畫一計口不吐一詞暗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爾所知先生道既光太子禮甚畢安車留不住功成棄如遺如破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勿高巢與由勿尚呂與伊巢由往不返伊呂去不歸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時由來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盈握舒之亙八陲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顧予辨其惑為表吟此詩

李白詩曰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窻拂青靄石壁横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聖倐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胷臆窅冥合元化茫眛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

王荆公詩曰秦毆九州逃知力起經綸重利誘衆榮頗知聚秦民頽然此四老上友千載䰟采芝商山中

一視漢與秦靈珠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雖避世
餘風迴至尊嫡孽一朝正留侯果知言出處但有禮
廢興豈所存
李華詩曰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幸
得厭征討當君逐鹿時臣等已枯槁寧知市朝變但
覺泉石好高卧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公甚善見
顧何不早咸稱太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申
生不自保暫出商山雲竭來趨灑掃東宫成羽翼楚

舞傷懐抱後代無其人庚園滿秋草

梁肅曰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絶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係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

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非
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矣
李華贊曰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鳯潛飛
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
可動而紀厖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巳
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孫明復曰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暴脱身乎
虐焰沈冥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葢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為國之大莫大於傳嗣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正也茍一失其正則覆亡簒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燔滅羣聖之典周道絶矣絶而復傳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提一劒平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矣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内有嬖寵之惑外有廢嫡之議羣臣恂恂莫之能正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因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此

非周道絶而四先生復傳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不旋踵而去終於巖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施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而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二叔是也萬世之下使庶不

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韋渠牟四皓商山畫圖贊曰煥煥煌煌為圭為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為山為林孰繫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元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豈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閒者哉閟之謂何簪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忻忻與時為春匡漢避秦惟玆四人於德之鄰不孤其身于澗之濱不迷其津繪事既素孰知其故想像儀

荊念兹丹青曄曄紫芝深谷逶迤俯仰今古空林住時鳳豈無德鸞皆有聲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王元之曰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矣漢危而不出則索隱行怪巢由之徒矣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命則

功不立而名不彰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七年明辟未復名公不悦於内二叔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墜於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夫如意之慼戚姬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摇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豈無曲逆間强楚解平城則可議立嫡則圓鑿而方枘也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言主鬯則以

水而投石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廷公卿皆出其下復能錙銖軒冕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仁達識疇能與於此夫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乎勃之右必當以左輔右弼前凝後丞而處之當是時以四賢事一帝挾振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不說流言之事乎吾知其就戮辱之不暇矣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烏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亦

將救時也先生之去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安於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取寵可謂矯乎世矣用是為誡人猶有失建元立順之徒爾烏呼世之為人臣議立裔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代殺殘兇何莫由斯其後滔天于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於弈棊累累簡編可為大集異乎哉先生危則助之安則捨之其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

謂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人而已矣或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天下大定歷代仰之號為元聖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不然周公成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之明也先生聖之晦也蓋時異而迹殊矣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又擬留侯與四皓書曰蓋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

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遜況乎風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於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游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芝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亡鶴夭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顔未改萬乘不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

歴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於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為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猛擇肉網密凝脂君徳甚於虎狼人命輕於草芥先生知徳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於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劔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濵席卷亂秦電掃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纂堯之緒定覆盂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

之間忽有廢立之議臣下股慄弗敢遑寧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殆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至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户侯乃布衣之極敢於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又聞古之有天下者禪遜於賢令之有天下者封立其子而已德薄於古矣茍不選賢擇能立嫡立長能無毁宗社乎令太子為人元良立事正固少海流潤洊雷震聲三善克隆百技

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愕然先生於此時可不有意於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岫幌駕玄鶴馭金虬俯降殿庭辱對旒冕定天下之惑決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獨美於昔賢耶望先生無截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萬國幸甚

蘇頲夷齊四皓優劣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

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初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遜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

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黄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别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四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

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趙堯

東坡曰方與公謂周昌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為趙王置貴彊相獨昌為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為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為高

祖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獨不能為高祖謀其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真不誣哉

田横

唐子西過田横墓詩曰成則為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滄溟無際何妨死卻死東郊未耿光

又曰九江梁楚竟誅夷自古才高必見疑就使酈生猶未死將軍來此亦何為

昌黎祭横墓文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尚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